

潜伏的危机 巧妙的周旋

内幕

NEIMU

长篇原创小说

翹楚◎著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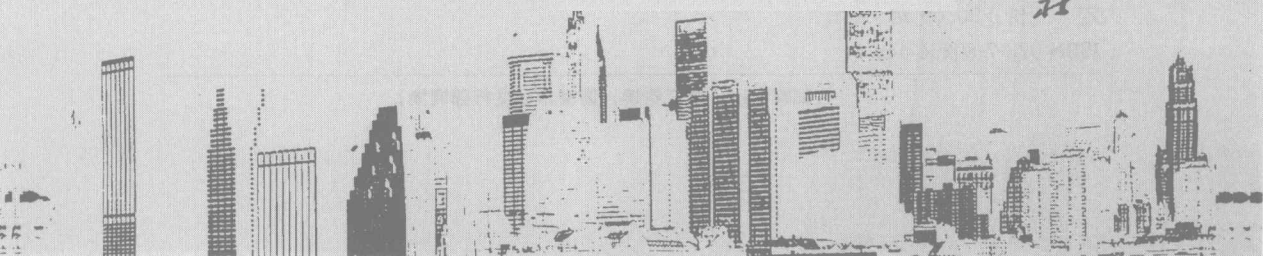
内幕

NEIMU

长篇原创小说

翹楚◎著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幕/翹楚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04-449-4

I. 内… II. 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987 号

书 名: 内 幕

作 者: 翹 楚

责任编辑: 刘 晶

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式制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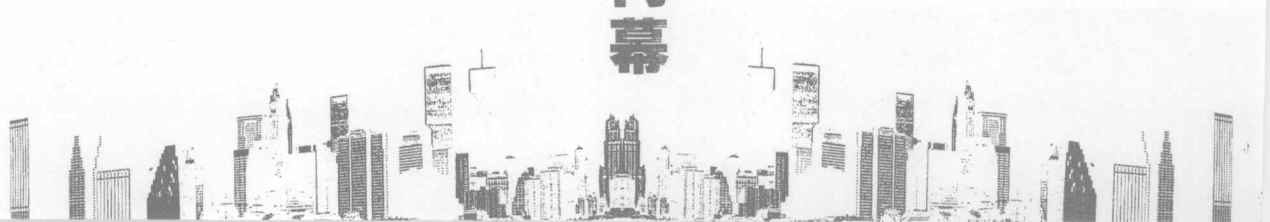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204-449-4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海天集团老总楚天阔草菅人命，车祸致死女主人公陆诗曼的丈夫，只因为弟弟楚云飞暗恋陆诗曼。楚云飞制止不及，却误打误撞，成了陆诗曼丈夫的救命恩人。楚云飞得到了爱情的机会，楚天阔却遭到黑同行暗算，与陆诗曼的丈夫同时死于非命。两起命案，注定改变了律师楚云飞的一生。为了家族利益，他被迫接手哥哥的黑道生意，积极寻找杀兄元凶，同时为了心爱的女人，他用谎言编织了一个爱情陷阱。他曾经试图努力将海天集团拉出黑社会的阴影，但潜伏的危机又迫使他常常采取非法的行动。为此，公安部门精心组织刑侦人员卧底密查、正面突破。他们与智商一流的楚云飞展开势不两立的较量，斗智斗法、巧妙周旋，经过近一年的艰苦侦查，最后终于邪不压正，将海天集团一举摧毁。楚云飞只能在传统营造的江湖道义和无情伦理中沦为牺牲品。原本珠联璧合的一对恋人化作烟尘……

内
幕



陆诗曼死了。

当两个歹徒被迫投降，陆诗曼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呼吸了。这是警察所没有想到的，也是陆诗曼自己没有想到的。楚云飞的确令她伤透了心，可是她并没有想到去死。

听到这个消息时方琳简直惊呆了。她疯了一样冲进医院抢救室，刚好看见两个医生正把一块白布蒙到陆诗曼依然娇美的脸上。

“诗曼！诗曼！”方琳几乎不敢伸手扯开那块蒙住死者的白布，只是歇斯底里地冲医生哭喊：“不！你们干吗要这样？她没有死！你们没有看见吗？她那么年轻，她还怀着孕呢！诗曼，你醒醒，我是方琳啊！你怎么了……”

白布在方琳的揪扯下滑落一角，露出了陆诗曼的脸。她的肌肤是那样白皙，如她平时一样，只是少了应有的光泽；她神态安定，只是眉尖若蹙，仔细看，神情中有一丝挥之不去的凄楚，似有无限的话语还没有说完，似有无限的心事想要倾诉……

马扬尘沉痛地走过来拉方琳：“人已经走了，你别这样，方琳。”

方琳不顾自己还穿着警察制服，就一下转身搂住同样穿着警察制服的马扬尘痛哭起来：“她怎么就这样走了？她才刚刚 27 岁啊，她怀孕了你知道吗？她正准备做妈妈……”

马扬尘心里一阵难受，不为别的，只为死者是一个怀着孕的年轻女性。他见过的死者有很多，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他触目惊心。死者昨日还是那么娇艳动人、如春花绽放，今天却躺在这里一动也不能动了，明天化作大烟筒里的一缕飞灰、再不然，黄土地下的一抔白骨……什么叫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他想，这就是了！

“……她昨天还给我打过电话，说让我来接她，可是我找了她几个地方都没有找着，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事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找，如果当时我执意接着找的话，我能找到她的，我能把她接到我那儿去，我会照顾她。如果我接走了她，她就不会被董彪、李海峻当成人质，不当人质她就不会死。可是……”方琳痛不欲生地自责着。

“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这不能怪你！”

“他呢？那个人呢？”方琳突然问。

“楚云飞？”

“他在哪里？”

马扬尘还没有说话，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你放心，他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会亲自去把他带回来！”

方琳和马扬尘诧异回头，看见大队长姜武站在身后，这个四十出头的汉子威武高大，神情中有一股肃杀之气。他捂住肚子上仍在往外渗血的伤口，面色沉重、目光坚定。

与此同时，深圳郊区看守所一间不起眼的关押室中，楚云飞老僧入定般坐在木板床上。他已经这样坐了两两天两夜了。他英俊的面庞因为不吃不喝而略显憔悴，但他的精神依然不减平日，他的眼睛明亮而深邃，并不因身陷囹圄而流露出丝毫不安。这副情形连看押他的狱警都会产生怀疑，他是坏人吗？是不是抓错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坏人，而且，他决心跟警察们对抗到底。显然，警察们被他制住了，他绝食，警察们拿他毫无办法，他们在心里甚至怕他因绝食而死亡。

在楚云飞绝食的第三天，西州市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姜武，在卧底警察马扬尘的陪同下来到了关押室。看见马扬尘，楚云飞眼里闪过一丝疑虑，他很后悔自己太大意，竟然让这个警察在身边卧底不短的一段时间。教训啊！他想。

姜武冷冷地说：“楚云飞，你不要再顽抗了，再顽抗也没有有什么用。董彪都已经都交待了，李海峻也全部都交待了，你所犯的罪行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见他不说话，一脸傲慢的样子，马扬尘忍不住了，他厌恶地看着楚云飞说：“楚云飞，要不要我给你历数一下近十年来你和你兄弟楚天阔、楚海生以及董彪、李海峻做过的事？”

楚云飞看了马扬尘一眼，面不改色地笑了一下，说：“既然你们什么事都已经掌握了，直接判我的罪不就得了吗？干吗非要我的口供呢？”这是他被捕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因为长时间不发音，他的嗓子有些沙哑，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此时表现出的优雅的风度。

马扬尘被他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楚云飞，名牌大学硕士毕业，是名符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况且他本来就是执业律师，精通法律，反侦查、反审讯是他的拿手好戏，自恃智商很高，所以他才不会把姜武和马扬尘这样的警察放在眼里。

姜武知道这时候自己千万不能生气，如果自己这边的阵脚一乱，正达到了楚云飞的目的，他知道自己所要对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非要跟他斗智斗勇的话，自己惟一能做的就是沉住气。他相信，做过亏心事的人，心智再高也终究会露出马脚。

“楚云飞，”姜武觉得是亮出自己杀手锏的时候了，“也许你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你的父亲能来救你出去。今天我把你这一条想法阻断了。我可以告诉你一

些你不知道的消息。”

楚云飞冷静地看着姜武，面目表情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

“可以说这些年你和你兄弟所做的事情害了你们一家人。先说说你家里现在的情况。你被抓以后，你母亲突发心脏病，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你父亲呢，本想为你和你弟弟楚海生四处求救，但是就在昨天，他去检察院的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两条肋骨骨折，现在和你的母亲一起躺在医院里，俗话总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由不得你不信。大树将倒，你觉得众人会扶还是会推呢？顺便说一句，你不要以为你父母住得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室。他们只能互相思念默默流泪，同时后悔教子无方，谁也见不着谁。”

楚云飞瞪着他，看得出他受到了第一波震动。

姜武推出了他的第二波震动，他相信这一波震动对楚云飞产生的影响将是第一波震动的十倍。

“也就是说，你父母身边现在除了你嫂子李莎和你的小侄儿以外，再也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们。”

楚云飞看着姜武冷笑了一声。

姜武也胸有成竹地冷笑了一声：“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会只有你嫂子李莎一个人在手忙脚乱地照顾你父母？”

楚云飞把眼光转向别处，不理姜武的岔儿。

姜武面含讥讽之色：“我知道，你在想，我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要是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你的女朋友陆诗曼，这时候一定会去看望你的父母，她绝不会在这时候袖手旁观。你心里很清楚，她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在这种时候她断然不会抛开你的家人，置他们于不顾，对不对？”

“他不配提陆诗曼！”马扬尘狠狠地瞪着楚云飞插嘴道，“你害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要是事实允许的话，枪毙你十次都不为过！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让方琳一起来参加审讯吗？因为我们怕她失手杀了你！”

姜武沉着地问：“你想知道陆诗曼为什么没有去看望你父母吗？”

楚云飞回头，目光紧紧地盯着姜武。

姜武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盯着楚云飞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她死了！”

楚云飞瞪着姜武，突然浑身打了一个寒噤。

“死的时候她还怀着四个月的身孕，那是你的孩子吧？”

楚云飞惊恐地张大了嘴巴，他猛地从木板床上站起来，因为一直坐着，腿部血液循环受阻，早已失去了知觉，他一跤摔倒在地却毫不在意，冲着姜武嘶哑地嚷：“你胡说！”

姜武知道，自己点中他的要害了。

“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

“你胡说！”楚云飞歇斯底里地大吼一声，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朝姜武冲了过来，“你他妈的再敢胡说八道我跟你拼了！”

两旁的刑警冲上来把他强行按倒在椅子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个举止优雅的人失态。

楚云飞手脚乱推乱蹬，几个人都几乎压不住他。他一个劲儿地冲姜武喊：“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放开他！”姜武大喝一声。

几个刑警喘着粗气松开了楚云飞，又站回到原处去了，不过他们的眼睛却始终警惕地盯着楚云飞的一举一动。

楚云飞再也无法平静了，他怒视着姜武神态焦虑地喊：“你说！你快说！到底怎么了？”

“你把她关在你的家里，但是她发现了那个密道，于是她想从密道里跑出去，可是她不知道在那个密道的旁边，我们正在抓捕董彪和李海峻，董彪一把抓住刚从密道里出来的她，当成了人质，但是他用力过猛，使陆诗曼窒息而死。”

恍如晴天一个大霹雳一下打在楚云飞头上，他顿时如泥塑雕像一般愣住了。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董彪和李海峻要跑的吗？”

楚云飞什么也没有听见。

“是她给我们报的信儿！想知道她为什么给我们报信吗？因为她相信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跟董彪、李海峻不是一伙儿的！她甚至认为你弟弟楚海生所犯的罪行也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姜武不得不提高了声音，以凛然不可侵犯的语气大声说，“但是事实不是这样！你不是无辜的！你不仅和董彪、李海峻是一伙儿的，而且楚海生所做的一切伤天害理的事都是你指使的！你辜负了这样一个好女人！她真是不值得呀！”

姜武和马扬尘两人都怒视着楚云飞。楚云飞坐在那里就像傻了一样，足足有三分种，他才微微晃了一下，他抬起绝望的眼睛问姜武：“她……现在在哪里？”

“她的父母来了，她已经被火化，骨灰按她父母的意思和她的丈夫李智放在一起了。”

楚云飞听罢又沉默了三分种，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最后，他放下嚣张、放下对抗、甚至放下他标志性的高傲，哑着嗓子说：“姜队长，在我的私人物品里，有一个发卡，像琥珀一样，上面有“小木马”三个字，另外还有一张她的相片，你能让谁去拿来给我看一看吗？”

姜武和马扬尘对了个眼神。

楚云飞说：“求你了。”

这是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低头的表示。

姜武沉吟了一下，对旁边的刑警说：“去拿吧。”

过了大约十分钟，一个刑警拿着一个相框进来了，楚云飞一眼认出那正是自己摆在桌前的那张陆诗曼的照片。姜武接过相框看了看，只见相框里一个文静秀美的年轻女孩，正甜甜地笑着，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真不愿相信现在这个人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他不知道现在楚云飞看到这张照片会怎么想？然后他看见了那个“小木马”的发卡。他发现那发卡曾经是破的，但是经过粘贴，不仔细看看不出破绽来。

他示意刑警把相框和发卡递给楚云飞，楚云飞带着手铐，双手接过那只发卡，霎时间，人们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然后他接过那个相框，久久地凝视着相框中栩栩如生的陆诗曼。此时的楚云飞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是一个难得的多情的男人，一个心已碎成千片的、痛不欲生的男人。

楚云飞看着那张熟悉的笑脸，几分钟之后，他突然出其不意地把相框递给刑警，刑警没有提防，相框一下掉在了地上，相框面上的玻璃一下子碎了，一声脆响把所有人都惊了起来。楚云飞慌忙捡起那张相片，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搞的！”姜武责怪地看了一眼年轻刑警。那个刑警瞪了楚云飞一眼，没好气地一把抓过他递上来的相片。

“赶快打扫一下。”姜武嘱咐道。

其他的几个人忙拿扫帚把碎玻璃碴扫出去了。楚云飞抬起头来看姜武，请求道：“姜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这时候姜武和马扬尘发现，楚云飞的态度和表情已经完全变了，他脸上的傲慢劲一点也没了，有的只是他平静的外表下掩藏不住的悲哀。

“你说。”姜武说。

“你能把这个‘小木马’和那张照片送给我吗？”

“不行。”

“你知道吗？我答应过她，我一回来我们就结婚的。那个‘小木马’是我送她的结婚礼物，那是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得到的。发卡曾经被摔破过，但是我又把它粘好了。不仔细看，是不是几乎都看不出来了？既然你不能把它给我，我也不勉强，那么就把它转交给方琳吧，请她把发卡送到诗曼那儿去，”他喃喃道，“就算是……物归原主吧！”

“可以。”姜武说。

“你让我把那张照片留在身边吧，我想看着她，今晚好好想一想，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再来，我想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看着楚云飞一脸诚恳的样子，姜武和马扬尘互相看了看，姜武又看了看楚云飞，似乎在斟酌他的话。

“我需要想一想，到了这个时候，我可想的东西就太多了……”

“好吧。”姜武说。他亲手把陆诗曼的照片递到了楚云飞的手里，他盯着楚云飞的眼睛，严肃地说：“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楚云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说。

姜武和马扬尘走出了关押室。他们期待着明天的到来，希望明天这个时候，西州市有史以来第一涉黑大案能够彻底划上句号。

那晚，看守所的干警看见楚云飞一直拿着陆诗曼的照片默默掉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根本不相信这个男人还会掉泪。给他送来的饭他一口也没有动，干警怕他出事，每隔十来分钟就趴到门前的小窗口看他一次，据说他在床上对着照片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像个傻子一样折腾了一夜。凌晨的时候，干警实在熬不住了，在值班室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发现楚云飞已经死了。

一块尖利的玻璃片划断了他手腕上的动脉。那是他在捡陆诗曼的照片时同时捡起的。那时候他就已经做了自杀的准备。地上流了一大片血，他滴血的手里紧紧攥着陆诗曼的照片，鲜血凝固在陆诗曼容颜姣美的脸上……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楚云飞是谁？一个相貌堂堂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走到犯罪自杀的地步？陆诗曼又是谁？她是怎么死的？马扬尘为何去做卧底？姜武怎么负的伤？什么密道？什么董彪、李海峻？

这一切，都得从两起预谋杀入案开始说起……

1

这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天有些阴，天空是灰色的。成群的乌鸦在城市上空盘旋，路上的行人纷纷躲避着它们，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乌鸦是一种不祥的鸟，它象征着不幸和死亡。

这是2006年8月13日下午4点50分，海天集团老总、36岁的“青年企业家”楚天阔的车，在海天集团气派的大楼前停下了，一个人高马大的保镖忙下车给他开车门，楚天阔带着一脸不耐烦的表情朝天空看了看，一只乌鸦在他的头顶嘶哑地叫了一声，一摊鸟粪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他扬起的脸上。楚天阔晦气地骂了一声，一边掏出手绢来擦拭，一边往大楼里迅速地走。他身后的保镖惊讶地朝天空看了看，用手挡住自己的头，也飞快地朝大楼里走去。

大楼停车场东南角的一辆黑色轿车的车窗往下摇下一条缝儿，里面一双杀气腾腾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楚天阔的背影，直到楚天阔消失在大楼的旋转门内。他拨

通了手机，声音沙哑地对手机那边的人说：“大哥，他回了海天大厦。”

“从现在开始，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一定要死死地盯住他！”

7点01分，楚天阔和两个保镖从大楼里出来了，他们三个人一起上了楚天阔那辆豪华的名牌轿车，然后车朝路上驶去。大楼停车场东南角的那辆黑色轿车也悄没声地启动了，它不即不离地跟着前面的车，朝前驶去。

大约十分钟后，楚天阔的车在一个叫“金海岸娱乐城”的娱乐场所停下了，楚天阔在两个保镖的陪同下下了车，紧跟着，一辆出租车也在金海岸娱乐城的门前停下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的男人。两个人一见面便热情地寒暄着，一起进了娱乐城。

那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在离金海岸娱乐城不远处的路边停了下来，车窗摇下，那双神秘的眼睛把这一切都一丝不漏地看在眼里，然后，他又拨通了手机。

“大哥，他和一个不明身份的男人一起进了金海岸娱乐城。”

“知道了，你原地待命，我们马上就来。”

7点45分，一辆黑色面包车在路的对面停了下来。车没有熄火，也没有下来人。路这边那双眼睛看见了那辆车，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冷的光。这一次他没有拨手机，手机自己响了。他赶忙打开手机。

“我们到了。”

“我看见了。一共几个人？”

“三个。”

“三个人行吗？”

“你放心，三个人都有厉害家伙。这一次，他必死无疑！”

这时候天已经蒙蒙黑了，路边商场、饭店和各种娱乐场所的霓虹灯都亮了起来，人们神态悠闲地在商场和饭店中逗留，街边的广告牌下，一对亲密依偎的情侣情不自禁地开始热吻，“金海岸”高高的屋顶上，不知哪来的一只黑猫，它居高临下地蹲在那里，一双雪亮的眼睛幽幽地发出诡异的光，能够预知未来似地盯着那辆黑色面包车，突然，它像受到了什么惊吓，“呜！”地一声，朝黑暗处蹿了出去……

楚天阔，和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28岁的青年才俊李智，他们俩谁也没有想到，今天他们会死——一个被枪打死，一个被车撞死，而且几乎死在同一时间！

中国西部某大都市——西州市，有两起杀人预谋正在悄无声息的进行之中。如果此时有人告诉陆诗曼，说今晚她将要和她的新婚丈夫李智吃的那顿晚餐是他们今生最后一顿晚餐，她一定会瞪大眼睛然后弯腰大笑，脱口而出她的口头语“发什么神经！”

是的，她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这样一种充满不幸的预言，她肯定会觉得这纯属

无稽之谈。李智才刚刚 28 岁，只比自己大两岁，他那么健康、那么快乐，而且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他那么博学、那么前途无量，再说，自己和他才刚刚新婚不久，两个人那么缠绵恩爱，那么幸福美满，他会比谁都活得更美好的呀！

的确，没有人向这个一脸掩藏不住的幸福的年轻女孩说这种不合时宜、甚至显得有些居心叵测的话。但是，事实上这的确是陆诗曼和李智的最后一顿晚餐。从陆诗曼临下班前的倒数第二个电话开始算起，李智的生命就以 4 小时 28 分的短暂时间开始倒计时了。

倒数第一个电话是陆诗曼的闺中密友方琳打来的，她跟陆诗曼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因为上的是警校，专业又是外语，所以大学毕业后她分在市公安局外事处工作，这倒挺符合她开朗的性格，她就喜欢与人打交道。而陆诗曼却安心在一家大出版社做编辑，自己也常写些青春散文到处发表。

“喂，诗曼，下了班有事吗？一起聊聊怎么样？”方琳在电话里大大咧咧地说，她似乎永远也记不住陆诗曼已为人妻，不再是单身贵族了。

“不行。”陆诗曼笑着拒绝。

“怎么了？”

“我已经约了人了。”

“不会吧，”方琳在电话里夸张地叫道，“有什么人比我对你更重要？”

“我老公。”陆诗曼得意而简短地说。

方琳在那头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人家都说嫁了人的女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不可救药了，果然如此，也太见色忘友了吧。”见陆诗曼只轻声一笑不与她争辩，方琳只好妥协地说：“好吧，不去就算了，你们俩打算到哪儿去玩呀？”

陆诗曼这才说：“对不起了琳琳，要不明天晚上咱们一起聊好吗？今天肯定不行，今天是李智的生日，我们说好了两个人过的，连他妈妈家都不回。明天他要接着写他的毕业论文，我有时间出来陪你。”

方琳突然叹了一口气，羡慕地说：“真不错诗曼，其实我真是为你感到高兴，有一个那么幸福的家，一个那么出色的老公。”

陆诗曼满意地一笑，关心地说：“你呢，和那个电视台的大记者关系怎么样了？”

“别提了，”方琳沮丧地说，“吹了。”

几个月前，市电视台一个法制栏目的记者因为想拍公安人员办案的实景，认识了方琳，两人之间产生了那么一点爱情的火花，可是前两天方琳才偶然发现，那家伙居然脚踩两只船。

“为什么呀？”

“什么也不为？”

“别骗我了，有什么心事说出来，闷在心里可不好，说给我听吧。”

方琳苦笑一声说：“算了吧，等明天咱们见了面再说吧，唉！”

“那也好。”

方琳打起精神，又恢复了她充满生气的状态：“OK，替我向李智说一声生日快乐，祝他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另祝你们俩恩爱无限、幸福永久！”

陆诗曼忍不住笑出了声来，连说：“好了好了，我们先谢您金口玉言了，拜拜。”

“明天见。”

陆诗曼面带笑容刚放下电话，电话铃便马上又响了起来，不用猜她就知道是李智打来的，一接果然是他。

“喂，诗曼，你跟谁打电话呢？害我打了半天也打不进来。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亚宾大酒店一层的咖啡厅怎么样？那地方离家不远，吃完了饭我们还可以逛逛附近的大商场，然后溜达着回家，怎么样？”

陆诗曼笑着说：“安排的不错。”她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现在是4点55分，还有5分钟我就下班，我大约半个小时能到。”

“不用着急，我先到我会等你的。”

陆诗曼温柔地说：“路上小心啊，我最不放心你过马路那大大咧咧的劲儿了。”

“放心吧。”那边的声音也不由得轻柔了，然后是一声让陆诗曼心领神会的“啵”，陆诗曼也对准电话很响地回应了一声，这才恋恋不舍地说：“好了，待会儿见吧。”

这是2006年8月13日下午5点过5分，夕阳的余晖还没有退去，天空很蓝很高，空气中到处散发着路边花树的清香，一切都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出版社的大楼前人们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陆诗曼夹在人群中也跟着往外走，她简单地穿着一条白色无袖真丝长裙，显得优美而轻灵，一头飘逸的长发随风轻轻舞动着，既生动又充满朝气，在人群中十分抢眼，她不断地跟身旁的同事一一道别，然后一个人走到公路上拦了一辆红色的的士。

“去亚宾大酒店。”她坐进车内对司机说。

“好的。”司机一踩油门，车很快就驶进了川流不息的车海。

陆诗曼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一直悄无声息地跟在她的身后。车很快驶到了亚宾大酒店的门前，陆诗曼下了车直接奔一楼的咖啡厅而去，那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也在亚宾大酒店的门前停了车，一个人从车上下来，不紧不慢地跟在陆诗曼的身后也朝咖啡厅走了过去。

陆诗曼进了咖啡厅，一个服务生礼貌地上来问：“小姐，请问几位？”

“不，我找人。”她一边说一边拿眼睛寻找，她看见了李智。李智笑着朝她招手。服务生礼貌地退到一边去了。

“路上有点塞车。”陆诗曼抱歉地解释说。

李智为她拉开一把椅子，说：“没关系，不过才迟到了15分钟而已。”

陆诗曼惊讶地抬腕看了看手表，笑说：“瞎说，才刚刚5点35分，我最多也就迟到了5分钟，东西点了吗？”

李智笑了起来，说：“今天我过生日，我等着你来向我表示呢，我才不自己先点呢。”

“好吧，”陆诗曼抬手招了一个服务生过来，说，“两杯红酒，另外……有那种小的生日蛋糕吗？”

“有。”

“一个生日蛋糕，外加两个冰淇淋，冰淇淋可以跟红酒一起上。”

“没问题。”服务生说着离开了。

离陆诗曼不远处的一个靠墙的角落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那里，他叫了一杯咖啡放在面前，神态悠闲地啜饮着。他面前的装饰镜中，正好看得见李智的笑脸。

陆诗曼和李智在咖啡厅里待了大约两个小时，两个人愉快地聊着过去发生过的那些值得记忆的事，又兴奋地憧憬着未来的美好时光，他们甚至还计划着等李智毕了业就要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李智说小宝宝可以让他的父母给看着，陆诗曼却想自己带着孩子，她认为自己带孩子一定会比父母带孩子科学，一些老观念需要改变了，最后李智妥协了。

出了亚宾大酒店咖啡厅的门，天已经蒙蒙黑了，路上的街灯纷纷亮了起来，马路两旁的商场和饭馆里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比下班高峰期时少了很多，但出门乘凉遛弯儿的老头老太太却多了起来。陆诗曼和李智两个人亲密地手拉着手，沿街随意地逛着，进了商场，又出了商场，浏览过路边一个个服装精品店，最后，两个人走到一个工艺品小店的门口，陆诗曼突然被摆在橱窗里的一件工艺品吸引住了。

“呀，李智你看，多可爱呀！”陆诗曼一脸惊喜的表情。

李智看见橱窗内摆着两个连在一起的小摇椅，摇椅里坐着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头儿和一个一脸安祥的老太太，两个人还都像模像样地戴着一副老花镜。

“我一直想买这样的一件工艺品，你看多好呀李智，”陆诗曼带着一脸的感动和喜爱，对李智说，“我们买一件回家吧。我就是想这样。等我们俩老了，孩子们都不在我们身边了，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那时候我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房子，我们养一些花儿，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再自己种一些菜，天气好的时候，你坐在廊前这样一把摇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我呢，也坐在一把这样的摇椅上给你织毛衣，你可以把你在报上看到的消息念给我听，你说好不好？”

看着陆诗曼那热切憧憬的眼睛，李智一下被感动了，他紧紧搂了一下妻子的



肩膀，看着她深情地轻声说：“为什么不呢。”

两个人进店买下了那件意味深长的小礼品，然后，李智一手拎着它，另一只胳膊被陆诗曼亲密地搂着，两个人穿过马路，心满意足地往家走去。他们俩直到这时都还笃信这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夜晚，而且这种美好还会无限延长。

在离梦苑小区不远处一条新修的马路上，路灯还没有安，路上的光线很暗，路边的树也才刚刚种上，只要穿过马路再穿过一条小巷，就到了陆诗曼和李智两人的安乐小窝了。李智拉着陆诗曼的手，两人一前一后走上了那条马路，两个人还嘻嘻哈哈地笑着，突然，车灯一闪，昏暗的路面一下子被照亮了。

“李智……”陆诗曼本想说，“等车过去了再走。”但是她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出口，那辆晃了她眼的车便疯了一样朝他们驶过来，陆诗曼本能地往后一躲，只听见“嘭”的一声，她拉着李智的手跟着往前猛地一拽，然后她摔倒在地，她甚至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那辆车便飞也似的开走了。

她看见李智倒在离她五六米远的马路上，他的一只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件象征着白头偕老的工艺品包装绳。她觉得那一瞬间全身的毛发都一下子全竖了起来。

“李智！”她尖叫道，声音都变了调，但是李智没有动。

她冲过去跪在地上去拉起他，惊慌不安地笑着央求道：“李智，不要开玩笑，你别吓我了，你快坐起来，我知道你根本就没事，你别逗我了好不好？李智，李智，李智……”

突然，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感到自己抱着李智的胳膊上有什么热热的东西正在一股一股地往下流，她猛地打了个寒战，接着，附近的居民都听到了那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哭喊求救声：“李智！来人哪！来人啊！救救他吧……”

“怎么了？”附近楼里的居民纷纷从窗口探出头来。

“出车祸了！”随着陆诗曼凄厉的惨叫，有人朝这边迅速地跑过来。

有一辆车将车灯照了过来。

“天哪……”看到车灯下情景的司机不禁心惊地打了个寒战。

这时候另一辆车一个急刹车，猛地停在出事地点附近。

“出了什么事？”一个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年轻男人朝这边奔过来，声音响亮地问。

“求求你，送我们去医院，快送我们去医院！”陆诗曼语无伦次地哭喊道。

很快出事地点便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正在路过的车也都在旁边停了下来，车灯雪亮，人们看着眼前的情景都不由得打起寒战，有人热心地说：“谁有手机，快打110报警！”

“救人要紧，还是先打急救中心的电话吧！”

“别啰嗦了，大家还是朝后退吧，注意保护现场，来吧姑娘，我先把 he 送去
医院！”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弯腰抱起李智软绵绵的身体，人群迅速给他让开了
一条道，只见他大踏步地朝一辆崭新的奔驰车走去。

“呀！”路旁的一个司机说，“那大奔的车座儿可毁了，非给血淹了不可！”

另一个司机受了感动，说：“你别说，这世界上真有好人。得，咱一块儿去，
待会儿要是警察来了咱好给人家好心人做个证什么的。”

“行，我跟你一起去。”先头的那个司机说。

奔驰车拐上大路，以最快的速度朝最近的一家急救中心驶去。车内，浑身是
血的陆诗曼抱住面无血色的李智，颤抖着哭叫：“李智，你坚持住！你一定要坚
持住！我们马上就要到医院了！我们马上就要到医院了！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
的！你放心吧，你再坚持一会儿……”

开车的年轻人从车后视镜中看着后面的一幕，叹了一口气，他一边开车一边
打开了手机，拨了号之后把手机递到后面，沉着地说：“我打通了急救中心电话，
你告诉他们伤者的情况，以便于他们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陆诗曼抽出沾满鲜血的手，慌忙接过电话：“喂，对，车祸，伤者为年轻男
性，伤在……我想大约是头部，因为他的头和肩膀一直在流血……受伤大约已有
10 分钟……呼吸微弱……”她一边哭一边向急救中心通报着情况。

5 分钟以后，奔驰车开进了急救中心的大门，一辆单架床已停在大门口，几
个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等车一停下，便从里面抬出李智放到床上，然后跑着推进
了第一抢救室。开奔驰车的年轻人扶着脚步踉跄的陆诗曼跟着跑了进去，但他们
立刻又被两个护士强行推了出来。两个随后赶来的好心司机走到陆诗曼和年轻人
的面前，关心地问：“怎么样了？”

年轻人沉稳地说：“已经进去抢救了！”

陆诗曼的白裙子上到处都是血迹，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惨人，她的精
神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她被年轻人安置在急救室门外的椅子上坐下，她紧紧攥着
拳头，因为剧烈的发抖而使她的牙齿不停地“格格”响。两个跟来的司机看到这
一场景，眼里也不由得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别害怕，你要坚持住，就像你对他说的那样！”年
轻人蹲在陆诗曼的面前，他看起来既温和又自信，他握住陆诗曼的手，紧紧地握
住她的手，想以此向她传送一些力量。

陆诗曼仿佛真的从他那儿获得了力量，她瞪着无神的大眼睛机械地说：“我
不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我不害怕，我会坚持住的！”

“这样就好！”年轻人点点头，站起了身。

急救室的灯突然灭了，陆诗曼像个弹簧一样一下跳了起来。两个医生从急救
室里出来，他们摘掉面上的口罩，神色黯然地问：“谁是伤者家属？”

“我是，他是不是没事了？”陆诗曼一步冲到医生面前，急切地问。

医生回避着她的眼睛，轻声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陆诗曼呆了几秒钟，然后她的脑中“轰”地一声巨响，仿佛一万颗原子弹同时爆炸了，她觉得眼前一道奇丽的亮光闪过，然后她便倒了下去……

刑警队大队长姜武接到案情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其实他刚从队里收工回家，老婆的菜还没有热好，他就又急匆匆地出了家门。在路上他打电话给队员小田，让他在家门口等着自己。

姜武：西州市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41岁。此人性格严谨，不苟言笑，从业20年，破过无数起大案要案，在市局刑警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经验丰富、头脑睿智、冷静果断。

车还没有开到，姜武便看见小田一身便装站在路边，他停下车，看着钻进来的小田皱了皱眉：“衣服都换过了？”

“可不是吗，我刚脱了衣服换上衬衣，再换回去也来不及了。什么事啊姜队？”

“交通肇事。”姜武“呜”地一声将车开上了路。

小田：田军，23岁，警校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到刑警队还不到一年，性格开朗、工作热情、但实战经验明显不足。所以一年来一直给队长当司机和跑腿的。

“不会吧，交通肇事也要咱们管？那交通队岂不是要失业了。”

“伤者死了。”

“哦。”小田耸了耸眉，“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急救中心。”

小田熟知队长的脾气，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以前他不会再多说什么了。小田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姜队，上次电视台法制天地那个大记者，不是说拍一些实录的镜头吗？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姜武扭过头去瞪了小田一眼，小田立刻一缩脖子不做声了。

警车很快来到急救中心院内。一个急刹车，姜武与小田两人下了车，朝急诊室走去。交通队的两个警察正在一间医院专门给腾出来的办公室里做着记录，办公室里坐着另外三个人。姜武进门与正在做记录的警察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来到桌旁默不做声地坐下听他们继续往下说。

“当时已经围了不少人，但大家都在看热闹，没有人上前救人，是这位小兄弟把那个人抱上车的，当时我心里很感动。人家那可是辆崭新的奔驰，要是换了咱，咱可真有些舍不得。我们俩当时都看在眼里，心说反正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就跟着一块过来，看有什么忙能帮的，也算搭一把手，不过真是可惜，人死